

說部叢書

第二集
第五編

言情小說

血泊鴛鴦

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

科 學 小 說

洪 荒 鳥 獸 記



李 薇 香 譯

二 冊
五 角

書言南美腹地。人迹不到處。有靈境。上古生物。久絕迹於人世。者咸窟宅其中。更有兩種蠻人。聚族而居。入其中者。為英國探險遠征隊。計四人。皆博學。取所見飛禽動植。一一討論。其說理之明瞭。引證之瞻博。可以益人神智。全書八萬字。而線以愛情。點染生動。能令讀者百回不厭。譯筆亦雅馴暢達。洵為情文並茂之作。



完 全 華 商
印 書 館
出 版

三 冊 四 冊

己酉年正月九日印刷
己酉年正月二十四日初版發行
中華民國四年十月十七日再版發行

(血 泊 鴛 鴦 一 冊)

(每冊定價大洋叁角伍分)

著 原 著 者
作 譯 述 者
人 譯 述 者
發 行 人
印 刷 人
印 刷 所
總 發 行 所
分 售 處

★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★

英 國 哈 葛 德
江 都 薛 一 麟
靜 海 陳 家 麟
上 海 棋 盤 街 中 市
印 上 海 北 河 南 路 北 首 寶 昌
鮑 上 海 北 河 南 路 北 首 寶 昌
上 海 棋 盤 街 中 市
商 務 印 書 館
上 海 棋 盤 街 中 市
商 務 印 書 館
北 京 天 津 保 定 奉 天 龍 江 吉 林 長 春
西 安 太 原 濟 南 開 封 成 都 重 慶 漢 口
長 沙 安 慶 蕪 湖 南 京 滬 寧 杭 州 嘉 興
福 州 廣 州 潮 州 桂 林 雲 南 澳 門 香 港

血泊鴛鴦

英國哈葛德原著

江都薛一譯

同譯

靜海陳家麟

第一章

巴勒斯坦希幾銳亞城。一日方開盛會。會爲國王愛革銳帕所設。以賀羅馬帝客老
低亞者。此日百戲併陳。公園劇場。人數倍於平日。此多數之人。不遠百里而來。旅舍
民居。填塞無隙地。狀似蜂之處。房衢中往來之人。紛攘雜沓。大似衆蟻遷穴。既夕。市
燈之影。燦若繁星。行人襟上各綴鮮花。聽其言。非議某伶技美。卽論某肆酒佳。笑者
譟者。醉語相觸者。集爲聲浪。又似塘蛙格格。吾此書開章。卽以蜂蟻塘蛙擬此間人。
物。非僅肖其形聲。當時行政殘酷。殊非人類所爲。亦宜以此相況。以下將敘彼殘酷
事。其時希幾銳亞城中有一小山。犴獄築於山上。山路崎嶇。祇容半趾。亂石凸凹。作鬼
臉。兩山夾峙。中伏有死阱。獄居山巔。塵市喧樂之聲。因風送入死囚耳裏。羣以銀鐐。

相擊。作響。以亂其聽。鳥方在籠。聞芳春鶯燕聲。深以爲苦。願獄中諸囚聞此聲。亦不久過此。將永辭世界而去。此時已與鬼域爲近。在理亦應厭聞生人之音響。此獄共羈死囚二百數十人。其中犯國法者十之七。依律將率之與亞辣伯野人戰。戰時以沙漏記時。逾二十分鐘未死者。乃邀恩赦。餘爲基督教徒。當時巴勒斯坦全境悉奉猶太教。入基督教者處死刑。其死法乃以生人噬獸於廣場中。編鐵欄爲巨圈。內蓄羣獅。先期卽斬其食。使之餒極。見人卽噬。屆時驅諸囚入爪牙爭喋。血流殷地。觀者拍手以爲大樂。遇囚多時。有得爲餘嚮者。乃援國律縱之得生。僅千百中一二耳。國人恆藉此爲博具。當施刑前五日。以死囚姓名榜獄門。博者出五便士購票。自註某某死。某某不死。每票繕五人名。生者一死者四。慘劇旣畢。乃檢其票數相符者得多。金其黠者。預以金賂獄卒。得知囚之肥瘠。強弱。肥且弱者死。恆多。強者或可跳免。瘠者爲獅所唾棄也。方開會之次日。卽演此惡劇。國人視此事如六博彈棋。爲會中之一劇。羣仰企以待此大觀。獄中諸囚知此會旣開。卽卜死期將近。時囚中有二婦人。

一名棲露。一名倪哈塔。棲露年甫十九。父名奔宥。奈爲泰耶富商。方彼生時。藏之錦襪。時慮寒燠。風雨犯此嬌娃。安知玉骨雪膚。卒登猛獸之盤俎。棲露時已適人。夫名底馬士。亦以奉基督教。死於獅吻。倪哈塔年四十許。生於亞辣伯。性極凶健。且多力。不類婦人。時去死僅一宵。倪哈塔坦易忘懷。無畏蕙態。惟見棲露在側。生其憐憫。蓋倪哈塔於棲露之愛情。蒂於往昔。愛根培植十九年矣。棲露之母。固與倪哈塔爲隣。倪哈塔家赤貧。棲露之母。常給以資。後遂傭於其家。棲露幼時。倪哈塔爲之保姆。愛惜逾於所生。當年提抱之兒。一旦將裂腹斷肢而死。此時對之。輒爲心痛。是夕月色大明。鐵欄之影。界地如晝。棲露以手掩面。祝死後靈魂之安樂。淚涕梗喉。並祝詞亦不克清吐。忽呼倪哈塔曰。保姆。今夕吾二人相聚於此。明日願與保姆同葬。一獅之腹。庶血肉湊合。永無離時。倪哈塔曰。密昔斯勿爲此言。吾心房碎矣。願如聖經言。我輩死後靈魂。得常遊於月球。較塵世爲潔。棲露曰。卽有靈魂遭此凶噬。亦慮不復完整。倪哈塔曰。以我卜之。死生尙未可知。吾父性能馴獅。人稱爲獅王。吾幼時見羣獅。

畜於圈中。飼之直類貓犬。彼獅雖猛。詎敢犯獅王之女。棲露嘆曰。彼今所象。豈猶是君家故物。卽有之。饑不擇食。豈能責獸畜以仁義。且君卽倖生。吾則何望。倪哈塔曰。密昔斯方值妙齡。死誠可憫。若余者。勞筋苦骨。生不能自息。身死後殘骸。又烏足惜。棲露泣曰。我死已矣。惟吾身方孕此腹中兒。未見天日。卽遭此慘。入彼獅吻。大似餒中之肉。言時泣不可仰。倪哈塔曰。余髮中藏有毒藥。願與密昔斯分食之。畢命於此。尙得完尸。可免分裂之慘。棲露曰。吾良不忍。保姆母爲此言。設今夕國王猝斃。我輩尙可遲數日死。得此數日。吾兒婉矣。果吾兒得生。吾視獸圈如莊麗之王宮。趨之恐後。雖死亦瞑目。生死爲上帝所命。上帝果哀吾兒。當使國王今夕死。吾之生死。係於國王。吾兒之生死。則係於吾死之遲速。倪哈塔曰。密昔斯癡絕矣。卽遲汝數日死。兒生遲速。豈數日可限。且兒卽倖生。呱呱之雛。失其卵翼。亦將槁餓死。彼族殘忍。不恤汝死。詎恤汝兒。棲露曰。但使吾死之日。見吾兒尙生。吾魂慰矣。倪哈塔心至堅忍。生平以泣爲大恥。至此亦淚落如綆。復謂棲露曰。方汝生時。已入吾手。吾之愛汝。無

異。汝之愛兒。汝欲死時。見汝兒生。我生時。斷不忍見。汝慘死。明晨入獸圈中。吾必多方衛汝。設終不免。計惟碎汝顱。或扼汝喉。使斃。母任彼獅裂汝如車轆也。棲露曰。保姆以身衛死囚。在法爲得罪。倪哈塔曰。彼罪我耶。彼能囚我身。詎能械吾之魂。吾以衛君死死可見。君母於地下言時。棲露忽作聳聽狀曰。姆聞之。此非獅吼聲耶。倪哈塔微頷其首。時一獅發聲。羣獅和之。頃之獅聲滿天空矣。獄卒名茹法士者。敲其佩刀往來於獄門外。自語曰。爾勿怒號。爾之晨餐備矣。肥白者類豚。稚者類雞。雛任爾擇之。彼所謂爾者。蓋指圈中之獅在桫。諸囚已一一列品食單中矣。倪哈塔聞之。切齒作聲如擊碎石。繼又歎曰。吾聞此獅聲。恍憶余幼時。此時微覺沙漠荒寒之氣。來吾鼻竅。似見吾父所張巨幕。突中炊煙縷縷出。顧吾幼時以牛羊之肉飼所豢獅。今乃以吾肉飼之耶。忽獄門有聲。二老者一稚兒入。亦基督教中人。茹法士見之曰。又益數味矣。汝輩甫來未飼。爾以食品。今夕有麵包牛肉。且遵爾教中儀進聖餐。資爾腸腑勿使枯涸。獅齧也。後入者爲一老嫗。手一竹杖。聞茹法士言。怒斥曰。爾反

教之狗。乃噬人耶。爾初奉基督教。曾與余同入聖堂。今見彼教方興。乃棄其舊而從之。復敢侮余。余名安那。術能前知。爾當於明日死。尙訕人耶。茹法士拔刀恐之。安那曰。吾何懼此。上帝降罰爾身。明晨卽死刀下。茹法士知彼術神。面色灰白。若臨死刑。如見三尺寒鋒。加其項上。急避入暗陬。前時輕薄語。頓成啞矣。安那行經棲露側。棲露起迎之曰。母忘兒耶。吾奔宕奈女也。安那拭其目曰。爾爲泰耶富商奔宕奈之女乎。吾昔在泰耶時。爾甫五六齡。長及吾肘。吾扶爾代杖。緩行於菜畦。夕照中指示爾曰。若爲蘋。若爲薺。若爲蘆。爾一一誦之。如誦聖經。言時掄其指曰。去。今已十四年矣。今如此。楚楚已適人耶。爾父因奉猶太教者。爾何爲至此。棲露曰。吾夫名底馬士。六月以前死於獅吻。今吾又繼之。吾夫初奉猶太教。繼有牧師傳教至泰耶。吾夫婦乃革其舊念。堅心從之。吾父知之。怒訕不已。聞於國王。吾夫婦之慘死。吾父爲之也。安那曰。爾父躋爾於天堂。情不爲薄。彼自得罪上帝耳。爾見爾夫之期。邇矣。棲露曰。吾腹中兒尙未生。生人乃有靈魂。吾悲吾兒之魂。不能隨余至天堂。面若父。安那

曰。世人生死。操權上帝。彼慘殺之國王。橫行之獄吏。與彼嗜食生人之獅。均不能逃其掌握。信道之心。於此當益堅固。天堂之階梯。以獸圈鐵欄爲之。彼輩拍手歡喜聲。卽送余入天堂之聖樂。又何怖耶。樓露曰。母言良是。惟吾肉體之驚懼。已不服余之命令。勢將奈何。安那曰。且休論此。試隨吾進聖餐。

第二章

歷史所記文明進化之國。莫奇於羅馬。其時法律。武備。工藝。理化。諸學。雖爲希臘。產兒。實歐洲之鼻祖。語文明者。必以羅馬爲導師。然文明恆與野蠻相反。而當時羅馬文明。雖臻至高程度。野蠻亦并達於極點。如饑歲之民。菰芋麥菽。並之一釜食者。幾莫辨其味之爲甘爲辣。愛革銳帕號稱仁慈。每設爲法外之仁。使獅吻餘生。悉免其死。卒因此敗死囚之覬覦。求生之途。既開。愈覺死之可懼。是夕棲露與倪哈塔隨安那至一空曠之室。基督教律。瀕死進食。謂之聖餐。此室卽爲彼等聖餐之所。室既空曠。寒燈一點。縮小如豆。森森鬼氣。近與生人相接。似前死者來。迓同教之靈魂。而司

祿之神。又來稽其簿籍。告彼生前所享。僅此麵包數事。棲露坐處。與倪哈塔相近。安那坐近案端。與棲露相向。安那顧棲露曰。食之。我輩飲啖。僅此一餐。過此更無用齒舌之候。各宜飽嘗此味。棲露念彼腹中兒。淚簌簌落。麵包爲之盡溼。安那曰。汝兒宜長壽。此間非爾死處。棲露以爲慰。已漫應之。倪哈塔豪啖如故。食未及半。茹法士率四卒入。驅之出。先行者爲一老主教。次男子。次女子。魚貫而出。齊作聖歌。聲洋溢。聞遠近。時月色已斂。繁星閃灼。如人之開闔。其目似不忍見此無辜之教民受此慘虐者。四卒以炬前導。瞬息已至鐵欄外。來觀者駢肩疊距。座爲之盈。中空一巨隙。爲國王來觀。布席之所。羣獅昂首。圈內各選彼所嗜之食品。磨牙厲爪。饒涎已出。吻外教中諸人。仍高唱其聖歌。與獅嘯聲相應。答是時。來觀者方以諸囚爲戲具。登場歌者諸人。又咸有天堂之想。反覺諸人墜落爲可憫。各有鄙夷不屑之念。激戰於無形。主教對衆演說。其聲絕高。衆人聳耳以聽。主教曰。昔排雷蒂仇我耶穌釘之十字架上。基督之教乃益昌明。今愛革銳帕蹈彼故轍。爾等勿以我慘死爲可悲。須知爾等之

死亦目前事。死後並苦其靈魂。今夕之事。上帝已詳記爾等之罪惡。繕之簿籍。言至此。大聲呼曰。上帝。匪遙在爾等頂上。時天已近曙。寒風淒然。砭人骨。廣場中人咸翹其首。以望若果有上帝在彼頂上者。恆怯者。狼顧欲去。意若不見此慘劇。上帝即可寬其罪惡。主教又高聲呼曰。上帝。匪遙在爾等頂上。於是衆中駭視者。幾十之五。忽聞簫鼓聲由遠而至。咸歡呼曰。吾王來。吾王來。此語一出。人人咸自振作。似上帝亦畏王威。此簫鼓聲即可爲祓除不祥之具。彼心中之上帝。直以魔鬼視之矣。頃之人影紛亂。國王已至。武士衛之作一巨環。茹法士率基督教人前謁。各行舉手禮。儼如鷄魚之屬。將赴刀俎。庖人已怒目相視。主教行禮畢。謂國王愛革銳帕曰。吾輩逝矣。君尸此位亦不久。吾爲君祝。願上帝恕汝。此等言詞。亦基督教習見語。彼教中律。即遭人侮。不以厝意。轉以侮者爲得罪。上帝代之乞恩。故瀕死且爲此言。國王聞之不之顧。左右武士咸怒目叱之。亦以垂死之人不足當其一擊。若在平时。錘斧碎其顱矣。安那最後至。亦呶呶作數語。音極低。爲衆人聲浪所混。莫能辨。惟見彼以手中竹

杖怒指國王身後之華蓋。王方欲發令經安那竹杖一指。頓失常度。華蓋翠羽飄拂處。飛出一物。視之。鴟也。羽白如雪。振翮翔去。王呼曰。噫。吾之靈魂走失矣。速輦余回宮。王面白如負重傷。旁立武士扶之入輿中。人聲大沸。呼曰。基督教徒以魔術賊害王矣。速殺之。顧手無寸鐵。無術以斃其命。教中人初未著罪。囚衣倉猝。無可標識。東突西竄。各鳥獸散。倪哈塔急持棲露。由人隙中出。茹法士拔刀力阻其行。倪哈塔多力而猛。遽奪彼手中刃。刺之。深入其腹。此猶惡之獄吏。已應安那之言。瞑目辭塵世去矣。狂走五里許。棲露踈蹶不能行。追者馬蹄聲已在其後。瞬息將及。倪哈塔促之曰。速前進。遲則爲擒。密昔斯不念腹中兒耶。棲露泣曰。吾腹痛如割。卽勉力行。焉能如彼騎之捷。君去休。勿爲我累。倪哈塔不及與語。提之。雍樹而馳。如兒在襁。行經一小街。馬蹄聲漸遠。度不可及。急行。慮增人疑。乃舍之。並肩徐步。若甚暇豫。棲露生鮮戚友。無投止所。又以擊斃獄吏事。逋之者急。往來衢中。慮遭緝獲。乃徧覓荒漠處。爲暫避計。嗣至一城。闕門已堵塞。深黝可避風雨。爲羣乞向火眠食之所。此時將屆晨

餐乞兒。咸出覓食。殘樁敗絮。堆集壘中。壘石作竈。炊煙熏壁。作黑色。計此壁上煙痕。即知所宿乞兒之數。棲露引身入坐地小憩。倪哈塔四向窺探。求生路。忽見左側洞明。微漏日影。內豎一木梯。通城上。倪哈塔與棲露緣之登。望見古堞殘缺。狀類老人之齒。蓋昔人守陴避射之所。此時弓矢既廢。遂不復脩。整城上一小屋。尙完好。昔爲屯兵退休處。今則商家藉以儲貨。門扃而不固。倪哈塔壞之入。反掩其扉。坐甫定。微聞人語聲。似二人酬答。一人曰。吾聞赫克云。有二女子自小術至此。何未之見耶。刃斃茹法士者。必此婦人。一曰。茹法士之尸。已爲人踐踏作泥。面目均不可辨。焉知必爲刃斃。又焉知必出於婦人。一人曰。吾曾見之。彼婦兇惡如牡虎。并挾一少婦而奔。一人曰。此上爲安母阮母集貨之屋。彼其遯此間耶。試探之。卽聞二人革履聲由梯上。每上一級。棲露爲之一驚。及其人至城上。棲露之魂已飛越矣。

第三章

棲露倪哈塔併伏一室。偵者兩人已及門外。攻守僅隔寸許之木扉。頃卽可破。顧此

二人未能確知室中之有人守者。乃得施其防禦。茹法士之刃已爲倪哈塔所得。一手挾刃以背承扉。屏息不少動。一人力撼之曰。門加鍵矣。詎有人在。一人曰。試聽之。果有人者。當聞彼聲息。一人曰。吾將往安母阮母處尋得鑰來。啟視之。一人笑曰。君旣需鑰。彼婦焉能飛入。遂去之。安母阮母者。多金善賈。膽怯如鼷。性復好疑。儲貨旣多。室不能納。乃屯集於此時。虞有穿窬者入。實則所存於室中者。多笨重物。非巨木。即大石。或米菽盈。困扛之。且須數人。雖置之通衢。母慮動。易而安母阮母則皇局不安。此數間老屋。夕則入彼夢寐。旦則印影腦中。似時見此古堞之側。有人拔關而入者。於是一日中。必數數往倪哈塔見二人已行。方與棲露詡其守戰之策。忽砢然有聲。門啓。一人入。棲露大驚。幾號入者爲安母阮母。渠步履極輕。俏影如鬼。故倪哈塔未及聞。室中所存物。圭方矩圓。各有定式。苟遭刼掠。一望即能識之。渠目睽睽視所儲貨物。二人在室中。若未之睹。富者眼孔。但能辨物不能辨人。大都類此。倪哈塔乘其不備。趨出。當門立。出刃相向。呼曰。少動者死。聲者亦死。安母阮母期期不能出一

語久乃曰。爾何人。持刃來將掠我物耶。倪哈塔見彼怯弱。知易與。叱曰。實告君。我基督教中人。今日突圍出。爾聞國王愛革銳帕與獄吏茹法士事乎。吾刃能斷人頭。吾術亦足奪人魄。拂吾意者。贈之以死。安母阮母曰。爾何事仇余。乞速縱余出。倪哈塔笑曰。爾宜自咎。爾足不應至此。既至此焉。可脫此門限。爲爾我生死之界。爾生則吾死矣。安母阮母聞之。駭極欲哭。倪哈塔指樓露曰。此泰耶富商奔宥奈女。君如助彼出險。伊父必許君以報酬。吾主書券與爾。持以索金。毋慮弗得。助予則酬若金。否則請餐此白鐵。利害兩途。惟君自擇之。安母阮母重利而畏害。倪哈塔此言如醫士無意之鍼灸。適投病者之機。安母阮母曰。爾言誠否。倪哈塔曰。吾教中律禁作誑語。且君勿問未來。若違余旨。余此時力能死君。君且不能保其本有君工心計。此數學宜研究之。安母阮母戰栗言曰。我何罪。爾欲死我。倪哈塔曰。君來此。即君之罪。我不死君。君將死我矣。安母阮母曰。密昔斯將何往。能示余否。倪哈塔曰。將至泰耶。安母阮母曰。吾適有一航至泰耶。今夕發矣。爾兩人即乘此往。何如。倪哈塔曰。甚善。惟余

至。君。舟。君。返。若。宅。違。者。先。我。死。安。母。阮。母。皇。遽。無。措。久。之。曰。此。處。空。氣。甚。惡。姑。出。一。搗。涼。爽。時。正。暑。溽。鬱。蒸。倪。哈。塔。亦。覺。久。處。室。中。無。異。犴。獄。遂。隨。之。出。曰。君。若。聲。者。吾。刃。立。下。吾。刃。在。此。候。君。招。之。安。母。阮。母。身。顫。顫。無。一。詞。並。嗽。聲。亦。靳。不。敢。出。棲。露。與。倪。哈。塔。隱。身。堞。陰。視。城。中。居。民。萬。瓦。鱗。密。日。氣。蒸。塵。凝。若。濃。霧。下。矚。畜。獅。平。原。皚。皚。無。垠。沙。白。如。雪。棲。露。念。非。國。王。猝。病。此。處。平。原。之。沙。當。悉。變。爲。赤。色。吾。身。之。血。不。知。將。染。何。所。棲。露。踰。視。城。下。時。生。遐。想。倪。哈。塔。則。目。視。安。母。阮。母。慮。其。逃。逸。棲。露。指。問。安。母。阮。母。曰。此。閤。宇。蠱。天。者。何。處。安。母。阮。母。曰。此。爲。王。宮。棲。露。曰。此。中。人。影。幢。幢。者。似。將。何。爲。安。母。阮。母。曰。王。回。宮。後。病。益。迷。惘。聞。招。醫。士。十。九。人。矣。倪。哈。塔。合。十。曰。此。魔。當。逝。世。矣。實。吾。教。之。幸。依。教。律。不。得。祝。人。死。願。上。帝。樂。其。生。魂。安。母。阮。母。不。懌。曰。密。昔。斯。勿。爲。此。言。吾。王。固。仁。慈。死。王。非。吾。民。福。倪。哈。塔。隱。笑。其。慙。安。母。阮。母。雖。膽。怯。而。嗜。利。心。志。忠。慙。見。於。言。外。倪。哈。塔。頗。敬。之。色。稍。霽。安。母。阮。母。又。問。悉。棲。露。顫。末。亦。甚。服。其。人。兩。相。敬。慕。語。言。益。洽。倪。哈。塔。既。釋。其。疑。安。母。阮。母。亦。漸。忘。其。畏。安。母。阮。母。

曰。實告君。我前言船至泰耶。僞也。吾航僅至亞歷山大。倪哈塔曰。君信人。乃作僞耶。不至泰耶。亦佳。指棲露曰。伊父不喜基督教。伊夫之死。因伊父漏言陷之。即往。亦慮弗納。安母阮母曰。然則許我酬金。又焉可信。密昔斯之僞。更過於余。於是相視而笑。若忘在患難中。屏障既撤。各見以心。仇虜變爲家人矣。安母阮母曰。果信余者。使余先行。否則瘐死此間。何益於事。棲露聽其言。允彼自往。覓舟。倪哈塔曰。君若遜者。吾術足死君。行矣。安母阮母既行。倪哈塔心殊不甯。久之不至。意稍安。又久之。仍寂然。心乃大愕。始慮其導偵者。至繼知無虞。又慮其遜逸。迨夕陽西下。禮拜之鐘大鳴。棲露曰。今幸聞此鐘聲。殊非意料所及。繼而月色朗照。棲露曰。此時鐵欄之影。又界地成痕矣。保姆猶憶茹法士敲其佩刀往來獄門外乎。詎知彼先我死。言時。忽聞樓級作聲。安母阮母來矣。手麪包茶具數事。面欣欣有喜色。曰。月色清嘉。余送密昔斯至海濱。棲露略進食。隨之行。至城下。時有數丐擁敗絮眠。鼾聲絕。巨平日哀憐乞食。不敢一縱聲響。至此若取償於夢裏。忽一丐高呼曰。擒得矣。三人相視大駭。久之絕。